

猶太人大屠殺進程及轉型正義 ——以審判及成立紀念館為例*

范盛保

崑山科技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系副教授

摘要

二次大戰期間，占彼時猶太人總數近三分之二、約六百萬的猶太人被納粹德國屠殺。是怎樣的背景造成此近乎種族滅絕的大屠殺？二戰後，猶太人如何尋求轉型正義的實踐？要實踐到怎樣的程度才算完成轉型正義？責任釐清了，但審判已完成了嗎？真像還原了，但還是有人會否定大屠殺的發生。本文試圖在了解猶太人大屠殺的進程與大屠殺後的轉型正義。筆者認為，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戰犯提起訴訟才算是完成責任釐清的轉型正義；而還原真相與歷史記憶的永久保存，則是回復受難者尊嚴，藉以形成和解、共識的轉型正義。

關鍵字：大屠殺、轉型正義、反閃族主義、最終解決方案

* 本文初稿發表於2011年9月17日由台灣國際研究學會所主辦之「瞭解當代以色列民主政治」學術研討會。感謝論文評論人的建議，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者鉅細靡遺地對本論文提出非常多寶貴意見。

當世界正在努力解決治理，合法性，民主和人權等問題時，這個關於轉型正義的重要的出版物出版了。近年來，特別是在過去十年中，各地區一直存在著顯著的運動，世界一直遠離不民主的統治和鎮壓，朝向建立憲政民主國家前進。在幾乎所有情況下，倒台的政權其特點幾乎是大規模侵犯人權和不民主的治理。在他們企圖打擊真正的或意圖的反對時，他們行使的權威很少考慮到責任（accountability）。因此在這些社會的轉型伴隨著巨大的挑戰。雖然轉型象徵著新的希望和願望，但它同時帶領大家關注這些艱難的選擇，這些國家終將要對自己選擇的民主和經濟進展的道路負責。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Boraine, 2006: 17）

壹、轉型正義

自從 1974 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從希臘開始，席捲西班牙（1975）、阿根廷（1983）、巴西（1985）、波蘭（1989）、匈牙利（1989）、東德（1990）、南非（1994）等國家，民主轉型後的「轉型正義」議題，已被廣泛討論。Philpott（2007: 93）認為，從冷戰後一些國家內戰的和解、以及 1974 年以後超過 40 個國家從極權統治轉型到民主國家，都是在「處理過去」（deal with the past）。這些「處理過去」的議題包括了超過 30 個真相委員會的成立，國家審判、國際法庭審判以及國際刑事法庭審判。另外還有各種賠償、道歉、成立紀念館、和解、論壇，以及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社團的各項措施等。這些「處理過去」的議題均圍繞著「轉型正義」。

Posner 與 Vermeule（2004: 764-66）認為，「轉型正義」概念談的是一些「措施」（measure）；傳統上這些措施首重審判，或其它懲處、拔除舊政權官員或與其合作者，或是財產、金錢上的移轉給受害者。而這些措施，有人認為是往前看，因為「轉型正義」可以提供大眾重尋失去的傳統，讓前朝官員不能阻擋改革，並藉由制度的建立，確保歷史的不正義不會重演；但也有人認為處罰做錯事者、補償受難者、迫使非法取得財產的人交出財產、並起迫使這些人揭露過往歷史等作為是歷史的停滯，是往後看的做法。

Boraine (2006: 17-25) 簡述了轉型正義的實踐方式有五大支柱，分別是「責任」(accountability)、「還原真相」(truth recovery)、「和解」(reconciliation)、「制度改革」、以及「賠償」(reparations)。Boraine 在大學所開設的課程名稱為「真相委員會與責任」(Truth Commissions and Accountability)，他認為「責任」是轉型正義中的第一大支柱。「責任」所注重的就是起訴相關高級官員、懲處應負責任者。不過也不能忽視真相文件整理、回復受難者尊嚴以及和解，以便形成正義社會。「還原真相」才能清除種族或宗教的仇恨，以便開始治癒過程。「和解」，或許可以在談判桌上達成，或許也可以藉由釋放政治犯達成，但在極度分裂的社會，則需要藉由創造共同記憶，使社會可以接受。「制度改革」則是許多社會在面臨轉型時所要處理的議題。最後，如果「賠償」沒有伴隨著真相的發掘、真相文件的保存以及責任的釐清，則賠償很容易被看成不真誠，或是「血錢的支付」(payment of blood money)。

綜上所述，雖有論點批評轉型正義，但多數論點認為轉型正義是民主轉型的必要過程，且對轉型正義的實踐方式、措施等看法約略一致。在將前述轉型正義部分實踐方式運用在猶太人大屠殺後的轉型正義前，了解其大屠殺歷史進程應有助於進一步了解以色列轉型正義的實踐方式。

貳、反閃族主義

納粹德國所建的集中營，最初的目標不是猶太人，而是受納粹德國佔領統治的波蘭人¹。二次大戰死亡最多的族裔不是猶太人而是斯拉夫族裔。然而，由於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衝突常據媒體極大版面²，戰後至今猶太人的

¹ 1940年4月，23,000個被送到奧斯威辛(Auschwitz)的波蘭人，在20個月內死亡；在希特勒侵略莫斯科後，斯拉夫人也被送入集中營。

² 對此，Levitt (1999)認為當歐洲各國首都只有少數記者負責駐點報導，耶路撒冷每天都有400個記者、電視評論員等新聞工作者在報導以色列的新聞！比以色列大十倍的國家發生了革命，新聞只會以不重要的篇幅來報導；但只要有正統猶太人和世俗猶太人在以色列街道上爭執，媒體會把整個新聞播報暫停來報導以色列現場的情況。

遭遇也是史家在論以色列時絕不容忽視的一個議題。到底是甚麼樣的背景，讓納粹德國執行這種慘無人道的屠殺？而這整個歷史進程又是如何？反閃族主義（anti-Semitism）是一切源頭。反閃族主義的仇視態度，只是針對閃族的一部份人（希伯來人或猶太人），意旨反對猶太人是上帝選民的說法³。這些反對猶太人的想法間接出自於猶太人很會做生意的刻板印象。以18世紀一些刻板印象為例，常被庶民社會提到的是「猶太人和豬禁止進入」（no Jews and no pig can enter here），或是一些口耳相傳的話，例如 Poliakov（1993: 19）所整理的：

貸款或販運，他們知道如何將人吸引到他們的網絡。

Lending or trafficking, they know how to draw people into their net

任何讓他自己被困的人，將永遠無法逃脫。

He who lets himself be trapped will never escape

在你的國家裡，不再有任何人在任何事件上不與以色列人有關。

There is no longer anyone in the whole of your country who is not tied to Israel in one way or another

甚至還有一些流行歌曲在描寫猶太人（Poliakov, 1993: 19）：

如果你想購買一套西裝，	If you want to buy a suit,
到猶太人經營的舊商。	To the Jew run back.
銀餐具，亞麻，錫……	Silver dishes, linen, tin—
任何家需，	Anything the households lack,
你會發現猶太人都有，	You will find the Jew has by him,
視為質押貸款，	Taken as a pledge for loans,

³ 常期以來，散居在外的猶太人被視作侵略者，他們在宗教上又採取排他性的態度。反猶太情緒指控這民族「散居在各民族之間，他們的法律和各民族都不同，又不遵守王法」。到了君士坦丁時代，基督宗教取得國家宗教的地位，以前反猶太的法律都重新被修訂及擴充。猶太人輪為二等公民，所有宣傳猶太宗教的行為必遭懲罰。中世紀政教合一後，猶太人與異端者、外教徒並列，在社會上毫無地位。首先，在法律上，他們必須交特別的保護稅，卻不許參與公職。在經濟上，他們被拒于公會（guild）門外。在社會上，猶太人必須佩帶一種特別的徽章，又被集中限制于一些特定的居住區（ghetto）。請參閱《神學辭典》中的〈反閃族主義〉條目（多人，2005-2009）。

贓物，與被他拐走的東西，	Stolen goods, abducted items with him,
造就了她們幸福的家園。	Make happy their homes.
大衣和褲子，你需要的，	Coats and trousers—what you will,
他將便宜賣。	He will sell it cheap.
工匠賣不出去的東西，	The craftsmen can sell nothing,
到他手上都成活生生的東西。	To the Jew all creep.

另外，比較常見對猶太人不友善的言詞、或舉動的反猶太主義，例如，指控猶太人經常以陰謀傷害人類，指責猶太人係一切錯誤事情的源頭。在公共生活中，在媒體，學校，工作場所和在宗教領域，反猶太主義可能是以激進的意識形態或宗教極端主義觀點去要求，協助，或合理化殺害或傷害猶太人；製作虛假，非人化，妖魔化，或刻版的指控，認為世界猶太陰謀論旨在控制媒體，經濟，政府或其他社會機構；認為一個猶太人犯下的錯，是整體猶太人的錯（Wikipedia, 2012）。

參、隔離與大屠殺

1933 年開始，納粹德國開始解雇所有擔任公職的猶太人，並禁止他們參加活動集會。一般認為，對猶太人有組織屠殺的開始是指 1938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凌晨所發生的水晶之夜—反猶太暴動。德國、奧地利全境的猶太人，約有 3 萬名猶太人被捕，191 處猶太教堂被砸毀，及超過 7,500 間猶太商店遭到縱火或損毀。納粹政權為了將「猶太病菌」和社會其他部分全面隔離，在水晶之夜後加速將猶太人拘禁到稱為猶太區的特定區域⁴。納粹德

⁴ 猶太區的生活是由一個猶太委員會（Judenrat）負責組織和管理。猶太委員會管理的範圍涵蓋猶太區的金融、衛生、產業和工藝等等，不過有些工作是委員會主動要求，以便維持猶太社區的整體運作。猶太區裡的日常生活其實相當艱苦，食物完全仰賴德國政權配給，持續不斷的飢餓更影響裡面每個人的思想行爲。另外，儘管每塊空地都有人栽種蔬果，黑市交易或靠行賄取得食物的情形相當盛行，新的經濟階級和經濟犯罪，也屢見不鮮。猶太區另一項特色是擁擠。華沙猶太區的面積，只佔整個城市面積 2.4%，不過裡面卻住了 30% 的華沙人口。至於好幾個家庭擠在一間公寓裡的景象都相當常見。而受到疾病及傳染病的影響，猶太區的死亡率也居高不下（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2004）。

國國家安全局局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 1904-42）在1939年9月21日對機動死亡部隊軍官進行演說時，就表示（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2004）：

將猶太人遷往大城市的決定，乃基於整體治安考量，似乎有必要同時發佈命令，嚴禁猶太人出入某些地區；並基於經濟理由，在猶太區實施宵禁。

而無論是一般德國民眾或是納粹官方，對猶太人的態度延續數百年刻板印象至大屠殺前夕仍沒改變。爰引英國國家廣播公司所描述的兩段極度歧視猶太人的話（BBC, 2004）：

一次世界大戰後有許多猶太人大量移至歐洲城市，像寄生蟲般，破壞他們的東道國，威脅千多年的舊文化，並帶來犯罪，腐敗和混亂……。

德國人不知道的這一切苦難的真實程度。他們不知道在這些地方諸多語無倫次的白癡要被餵飽以及照護。他們遜色於任何動物。我們要讓下一代承受這種遺產嗎？

納粹德國第二號人物、空軍元帥戈林（Hermann Goering, 1893-1946），就曾表示（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2004）：

由於最近德國勢必被捲入國際衝突中，我們德國人毫無疑問必須率先並優先思考，如何徹底解決境內的猶太人。

幾星期後，希特勒也公開恫嚇（BBC, 2004）：

如果歐洲國際金融界的猶太人，膽敢把德國再捲入另一次世界大戰，後果將是歐洲猶太人的絕種。

在艾希曼（Adolf Eichmann, 1906-1962）、以及海德里希規劃下，納粹在1942年1月20日於柏林西南部萬湖所舉行萬湖會議，討論猶太人的大屠殺；當時所有的紀錄最後都被盟軍發現，並在紐倫堡法庭中被拿來當作審判的證據。雖然會議中並未確切提到「大規模謀殺」這個字眼，不過，

艾希曼在以色列的審判中說，當然他們用字眼更加直接，譬如「消滅」(extermination)、以及「毀滅」(annihilation)。萬湖會議的重心，在如何將所有的猶太人由德國、以及其他德國人住的地方趕到東歐，終究提出屠殺猶太人的『猶太人問題的最終方案』(Final Solution to the Jewish Question)。該政策始於希特勒的部分論述，宣稱只有把所有猶太人移出歐洲，猶太人問題才能得到最後解決；接著是大規模移民到特定地點，並且大規模的滅絕(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n.d.)。

肆、轉型正義之最終審判

1945年11月20日，國際軍事法庭選在納粹黨走向興盛的地方紐倫堡(Nuemberg)開庭，23名被同盟國認定為主要戰爭犯中的21人被推上了歷史的審判臺，其中包括前納粹空軍元帥戈林、希特勒副手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 1894-1987)、希特勒的秘書馬丁·波曼(Martin Ludwig Bormann, 1900-1945)、及納粹外交部長裏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 1893-1946)。經過218天的審判，最終有18個納粹分子被判以「戰爭罪」和「反人類罪」，其中11人被判處死刑。對德國來說，紐倫堡審判是黑暗歷史的結束，也是與納粹的過去劃清界線的開始，但面對審判的納粹戰犯卻不這麼認為。舉幾位受審判戰犯的回應言詞，可以略知轉型正義的審判是讓加害者負起責任，並給受害者一個正義，但加害者在面對審判時，似乎不認為所為是錯的(EyeWitness to History, 2004)：

當戈林(空軍總司令)準備好說話時，他說，他很自然的預期死刑，並很高興，他沒有得到終身監禁，因為那些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永遠不會成為烈士。

赫斯(納粹黨副元首)在大搖大擺中，緊張地笑了，說他甚至沒有在聽，所以他不知道判決是甚麼？更甚者，他不在乎。

里賓特洛甫(外交部長)驚得目瞪口呆，並微步走動，竊竊私語：「死亡！死亡！現在我不能寫我美麗的回憶錄了」。

威廉·凱特爾（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參謀長）在牢房中，握緊拳頭和手臂僵硬，眼睛充滿恐懼。絞刑！他聲音嘶啞中帶著強烈恥辱說：「原本最後，我以為我會倖免」。

漢斯·法郎克（波蘭佔領區總督）輕聲說，「絞刑」，並點頭默許：「我罪有應得而且在我預期中。我很高興在過去數個月我有機會捍衛自己並且去再度思考」。

阿爾弗雷德·約德爾（陸軍上將）說：「絞刑，我不應得如此判決。沒錯，有人要來扛起責任。但不應是我」。

阿爾伯特·斯佩爾（軍火部部長）說：「20年，好吧，這是公平的。他們不能給我一個從輕處罰，綜合考慮事實，我不能抱怨。我說這刑罰是蠻重的，我承認我分擔的罪責，如果我還抱怨懲罰，將是可笑的」。

除了前述國際軍事法庭對殺害猶太人的納粹德國官員的審判外，同盟國在1945年12月發布『管制理事會第10號法規』（*Control Council Law No. 10*），授權佔領國在佔領區內對任何嫌疑的戰犯進行審判。戰後多年，許多在戰時被納粹德國佔領的國家、或協助納粹德國迫害公民，特別是迫害猶太人的國家，也舉行了國家審判。波蘭、捷克、蘇聯、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法國等國家，審判了數千名被告。盟軍佔領軍有意在德國消滅納粹主義，並將重建德國法院系統視為達到這一目的的重要一步。根據前述第10號法規，授權德國法院，判決德國市民在戰時對其他德國國民或無國界人士的罪行。因此，佔領軍將安樂死的罪行（受害者和罪犯主要為德國國民），交由新重建的德國法庭審判⁵。這是戰後初期在德國進行的首批全國性審判。

除了紐倫堡審判及各國依同盟國『管制理事會第10號法規』在佔領國對任何嫌疑的戰犯進行審判外，最為人矚目者是「紐倫堡後續審判」（*Subsequent Nuremberg Proceedings*）。美國軍事法庭在1946年12月至

⁵ 納粹德國是推行優生政策最徹底的國家。政府不遺餘力地利用專家、媒體向國民洗腦，灌輸優生觀念。總計約有7萬德國公民（精神病患、殘及人士或畸形兒等）死於「安樂死」的計劃中。請參閱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無日期）。

1949年4月間，於紐倫堡對德國高級軍官177人進行了12次審判，並將97名被告定罪。這12次審判主要的被告是納粹醫生、特別行動隊成員、納粹司法行政機關和德國外交部的成員，納粹德國最高指揮部的成員、以及主要的工業家都在審判之列。

茲舉例這12次審判中的2種非典型犯罪類型的判決為轉型正義作一詮釋，此二類判決亦可凸顯轉型正義的審判是極度廣泛的，包括了執行殺害德國人的醫生（醫學實驗案），以及協助納粹德國的企業集團，都是被審判的當事者。

醫學實驗案⁶：23位被告是醫生，負責在未經他人同意下執行醫學實驗，並對精神和身體殘疾或「不值得活著的生命」（life unworthy of life）之人執行安樂死。這些醫師並進行實驗，以確定個人浸泡在冰水裏多長時間仍能夠生存，以及研製疫苗的各種疾病，包括黃疸，瘧疾，白喉，傷寒，涉及直接注射傳染因子。除了這些實驗，被告被指控參與所謂安樂死計劃，將老人、精神失常、不能治癒的或畸形兒等人，處以安樂死。判決結果16位被告被判處有罪，其中7位判處死刑。

法本企業集團案⁷ (Farben Case)：法本企業集團所有董事或高級職員中24名被告面臨幾項指控，分別為（1）策劃和發動侵略戰爭、（2）陰謀論、（3）奴役和虐待戰俘、被驅逐者以及集中營囚犯。儘管檢察機關的指控有文件支持，儘管該公司及其董事會與納粹重整軍備計劃有密切關係，儘管他們渴望稱霸歐洲的化學工業，但第一項指控「負責策劃和發動侵略戰爭」並未成案。儘管法本監事會主席對戈林所說「讓納粹德國加強自己的戰爭潛力，以確保所有犧牲的血，在未來戰爭可使我們免於苦難」印象深刻，法官認為這些證據只能證明法本被指控涉入的陰謀戰爭罪名，僅是臆測。

不過，法官在奴役和虐待戰俘的罪名中指出，根據證據，很顯然被告在利用奴隸勞動，必須要承擔戰爭犯罪和危害人類罪，並沒有像法本所稱，

⁶ 藉由猶太人力生產汽油和橡膠等，提供納粹德國作戰使用。見 Stein (2010, The “Medical Case”)。

⁷ 見 Stein (2010, The “Farben Case”)。

是因為現有政府規章和政策迫使他們從事這種行爲。記錄顯示，法本公司願意合作，並愉快地利用每一個新的人力來源並且無視基本人權。願意與納粹德國合作的奴隸勞動利用，是企業政策，貫穿整個法本公司的組織。出於這個原因，刑事責任超越了實際直接在奧斯威辛的參與者，它還包括其他法本董事會工廠管理人員和所有參與企業政策的高級職員。法官同意被告法本公司在波蘭、挪威和法國的掠奪行爲違反了戰爭法。13名被告因掠奪和奴隸勞動被判有罪，處以監禁，10人無罪釋放。

在前述各種審判中，殺猶太人的、殺德國人的以及利用猶太人當勞動奴隸的，全都接受了審判。逃過前幾次審判者，也終將面對審判。最著名的國家審判之一，是1961年對歐洲猶太人大屠殺中的重要策畫者艾希曼的審判。戰後，艾希曼被美國俘虜，後逃脫到阿根廷。以色列情報部門在1960年查出艾希曼的隱匿處，在5月11日將其逮捕，偷運回以色列。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1886-1937)在1960年5月23日宣布(維基百科, 2011):

今天，我要向諸位鄭重宣布，以色列國家安全機關抓獲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納粹戰犯艾希曼。該犯罪惡昭彰，罄竹難書。他在所謂的『最後解決猶太人問題』上，和其他納粹領袖負有同樣的罪責，即600萬居住在歐洲的猶太人慘遭滅絕性殺戮的滔天罪行。艾希曼目前正被關押在以色列的監獄裡，依據1950年頒布的懲治納粹分子及其合作者的法律，不久將送交以色列法庭審判。

艾希曼於1961年2月11日在耶路撒冷受審，被控違反人道罪名等十五條罪名起訴。面對對其犯罪的控訴，艾希曼一貫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同年12月，艾希曼被判處有罪處死，次年6月1日被處以絞刑(維基百科, 2011)。

一直到最近，對納粹嫌疑犯的獵殺亦不中止。根據英國《衛報》，德米揚魯克(John Demjanjuk)被德國慕尼黑檢察院指控他1943年在波蘭的索比布林納粹集中營(Sobibór concentration camp)擔任看守期間，參與殺害了28,060名猶太人，最後被判5年徒刑。他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當運送

猶太人的火車抵達後，他就和其他看守一起把這些人趕到毒氣室殺害(Pidd, 2011)。

伍、轉型正義之猶太大屠殺紀念館

以色列的轉型正義除了前述契而不捨的追訴、審判外，另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是 2005 年 5 月揭幕的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 (Holocaust Martyrs' and Heroes' Remembrance Authority) 的設立。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的設立圍繞著幾個主軸，除了紀念大屠殺的受害者以及提供研究者研究需求外，大屠殺紀念館專門記錄事件的浩劫，藉由收集和維護數百萬件證據，將反對猶太人的暴行做詳細的歷史記錄。大屠殺紀念館的資料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屠殺檔史館。總計 125 萬頁的書面證據和 42 萬張的照片、各類影片，以及超過 10 萬名倖存者的證詞，代表著納粹和他們的合作者所犯下種族滅絕罪和危害人類罪等證明。大屠殺紀念館的圖書館出版了世界上最詳盡與大屠殺有關的出版物，包含了超過 50 種語言 11 萬筆的出版品，以及收集約 4,000 種報紙和期刊，其中許多是在大屠殺時期出版的。(Yad Vashem, 2012a)

大屠殺紀念館另一個最大主軸是教育意義。紀念館有一間「大屠殺學國際學校」(International School for Holocaust Studies)，除了教育年輕人關於大屠殺的教訓，另進行大屠殺的公眾教育，並為以色列學校和外國學校設計教案。大屠殺學國際學校是世界上唯一此類的學校。他們的使命在於豐富來自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的知識，以及為他們提供教學指引和年齡相適應的教學工具。他們並以跨學科的方法來進行大屠殺教育。透過藝術，音樂，文學，神學和戲劇，讓學生對於大屠殺期間發生的事能獲得更廣泛的理解。這個學校更為以色列和國外各種目標人群和教育組織提供大屠殺的研究和教材；有超過 100 名工作人員每年與成千上萬的教師、學生、軍人一起提升大屠殺教育 (Yad Vashem, 2012b)。

以色列轉型正義途徑之一的還原真相教育，不是只單純的教導社會大

眾，它有一系列的教育目標、方法，涵蓋了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教育，把教育融入到生活教材，是持續強化大屠殺歷史教育意義的方式之一，爰引幾種教材為例。

《三個娃娃》(*Three Dolls*) (Yad Vashem, 2012c) 是專門給國小 2-6 年級所用教材，它試圖藉由生在當時的孩子的眼睛，透過他們的證詞和觀點去處理大屠殺議題。三個娃娃代表三個猶太女孩（來自法國，匈牙利和波蘭），在大屠殺不同的情況下倖存下來，他們的娃娃也成為他們的救援的個別符號。對於在這裡描繪的每一個女孩子，她們的娃娃不只是玩具娃娃，這些娃娃也幫助她們適應不斷變化的現實，並以此作為引發學子好奇與興趣的教學工具。

《抵抗》(*Resistance*) (Yad Vashem, 2012d) 是國中教材，描述在猶太大屠殺期間猶太人的抵抗故事。它檢視在華沙猶太人區的起義，猶太游擊隊在森林的生存和戰鬥，在不同集中營的起義與反抗，以及精神方面的反抗。這些不同的方式反映出猶太人在納粹屠殺期間的抵制或抵抗。書中還包含了不同類型的歷史來源，以及為教育工作者的教學建議。

《記憶的褻瀆者》(*Desecrators of Memory*) (Yad Vashem, 2012e) 是高中教材，反駁試圖否認大屠殺存在的說法。在西方世界，以及在阿拉伯世界，否認大屠殺是一種普遍現象。不同的學者和學術界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國的 David Irving，聲稱大屠殺從未發生過，600 萬猶太人從沒被納粹謀殺。這些謊言和捏造在圖書、期刊、會議和眾多網路上傳播。這本小冊子分析了否認大屠殺的現象，並提供建議以應對。

當猶太人在面臨大屠殺時，一般人民也不是沉默不語。紀念館為感謝伸出援手的國際義人 (*righteous*)，將那些甘冒性命危險，拯救猶太人免遭屠殺的非猶太人，授與國際義人獎。根據以色列猶太人紀念館所陳列的資料，到 2010 年底，計有 45 國 23,788 人因為為猶太人伸出援手而獲獎。

陸、結語

戰犯在面臨審判時，常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在猶太人的轉型正義中，我們看到，即使是「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即使是逃到天涯海角、即使是利用戰爭勞力獲利，仍必須接受戰爭罪的追訴，且審判是不會終止的，轉型正義也會持續存在。當然，不能否認這類審判、法律條文都是事後研擬出來的，有其一定的針對性，但如果連審判都沒有，似乎是為暴行找合理化的藉口。以色列在轉型正義中做的很徹底的是還原歷史真相。大屠殺紀念館的一切，代表不容抹滅的歷史。一切的大屠殺真相，歷史背景，誰該負責，誰該接受褒揚，都清清楚楚的記載，並且透過教育，將歷史的教訓一代傳給一代。

筆者無意一定要用以色列的轉型正義來看台灣的轉型正義，但一些轉型正義的原則，在台灣似乎一直無法實踐。站在台灣的土地上與台灣人民的立場上看民主轉型後的轉型正義未盡之業，極權統治下的 228 傷痕、白色恐怖、獨裁者蔣介石與蔣經國之於台灣人民的歷史記憶、以及轉型成民主政體之前所有的歷史不正義，似乎，僅是賠償、道歉了事。當政黨輪替讓迫害人權的政黨又重新執政，真相又被詮釋一次，不再是永恆的真相。真相的歷史教育，也跟著被重新詮釋。至於追訴、審判，又豈止是遙遙無期。有轉型，沒正義，似乎是一個極難扭轉的政治角力長期凌駕了社會正義，這又豈是台灣土地上人民的悲哀而已！

參考資料

- BBC (DVD). 2004.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 Boraine, Alexander L. 2006. "Transitional Justice: A Holistic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0, No. 1, pp. 17-27.
- EyeWitness to History. 2004. "The Sentencing and Execution of Nazi War Criminals, 1946." (<http://www.eyewitnesstohistory.com/nuremberg.htm>) (2012/2/18).
- Levitt, Zola. 1999. "Foreshadows of Wrath." (<http://www.levitt.com/essays/foreshadows.html>) (2012/2/18).
- Philpott, Daniel. 2007. "What Religion Brings to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1, No. 1, pp. 93-110.
- Pidd, Helen. 2011. "John Demjanjuk Found Guilty of Nazi War Crimes." *Guardian*, May 12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1/may/12/john-demjanjuk-guilty-nazi-war-crimes>) (2012/2/18).
- Poliakov, Léon. 1993. *The History of Anti-semitism: From Voltaire to Wagn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Posner, Eric A., and Adrian Vermeule. 2004. "Transitional Justice as Ordinary Justice."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17, No. 3, pp. 762-825.
- Stein, S. D. 2010. "Nuremberg Trials Hel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nder Control Council Law No. 10." (http://www.ess.uwe.ac.uk/genocide/cntrl10_trials.htm) (2012/2/18).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n.d. "The Final Solution." (<http://www.ushmm.org/outreach/en/article.php?ModuleId=10007704>) (2012/2/18).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無日期。〈戰犯審判〉《猶太人大屠殺百科全書》（<http://www.ushmm.org/wlc/zh/article.php?ModuleId=10005140>）（2012/2/18）。
- Wikipedia. 2012. "Antisemitism."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isemitism>) (2012/2/18).
- Yad Vashem. 2012a. "About Yad Vashem: Documentation." (<http://www1.yadvashem.org/yv/en/about/documentation.asp>) (2012/03/01).
- Yad Vashem. 2012b.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for Holocaust Studies." (<http://www1.yadvashem.org/yv/en/education/school/about.asp>) (2012/03/01).

- Yad Vashem. 2012c. “Kindergarten and Elementary School: Kits.” (http://www1.yadvashem.org/yv/en/education/units/young_materials.asp) (2012/3/2).
- Yad Vashem. 2012d. “Junior High School: Books.” (http://www1.yadvashem.org/yv/en/education/units/middle_books.asp#2) (2012/3/2).
- Yad Vashem. 2012e. “High School: Books.” (2012/3/2) (http://www1.yadvashem.org/yv/en/education/units/high_books.asp) (2012/3/2).
- 多人，2005-2009。〈反閃族主義〉《神學辭典》。(<http://www.chinacath.org/book/html/131/7001.html>) (2012/2/18)。
- 多人，2005-2009。〈反閃族主義〉《神學辭典》。(<http://www.chinacath.org/book/html/131/7001.html>) (2012/2/18)。
- 維基百科，2011。〈阿道夫·艾希曼〉。(<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9%81%93%E5%A4%AB%C2%B7%E8%89%BE%E5%B8%8C%E6%9B%BC>) (2012/2/18)。
- 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2004。〈關於納粹大屠殺〉。(http://www.iseco.org.tw/About_Israel_His_05.htm) (2012/2/18)。

Holocaust and the Transitional Justice Process: Trial and Establishment of Memorial Hall as Examples

Lloyd Sheng-Pao F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Kun-Shan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Abstract

During World War II, about six million Jews, accounted nearly two-thirds of total Jews, was slaughtered by Nazi Germany. What is the cause of this Holocaust? After the World War II, how the Jews tried to implement the measures of practice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To what ext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could be deemed as an accomplishment? Responsibilities have been clarified, but can we say the trials have been done? Truth has been restored, but some people still continue denying the Holocaus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Holocaust in the process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after the Holocaus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by any means bringing the war criminals to the court is to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ransformation justice. Restoring the truth and permanent preserva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are to recover the dignity of the victims so as to form reconciliation-oriented and consensus-based transitional justice.

Keywords: Holocaust, transitional justice, Anti-Semitism, Final Solution